

澄城縣志

澄城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四

國朝

重修察院記

王用傑

邑何有察院也自代巡之臣設而郡縣皆立行館焉以爲止宿宣糾之所與邑治並建無或缺焉澄邑屢破以後灰燼矣余以三年六月治邑行李之往來使傳之襍還宿於民舍過客怒其不賓每加呵譴不獲已請於當道可之因重葺焉瓴甃土木匠石之費一自囊輸而工力覈游手之民助之日飯二分計繚垣六十丈正堂五楹退食寢奧五楹書記廚竈房共若干間儀門甬道正門隸人伺候窾屋若干間董成者縣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

相周閏生也記撮民工者工房白我生也督工者王家勸石柏白坤也工始於四年十月望日落成於五年正月廿日旣竣而喟然曰周禮王國有賓貴國有賓敵國有賓各以其至獻庭實庭燎焉館垣夷隸而晉衰橋梁不修而陳病今何時也而使郵傳停息巡行不入乎雖曰勞民無所逃罪矣今令姚侯外設馬廄而規模始備善作者賴其善成王賓貴賓持斧巡方誰何而至者諒其不獲已之心締造之艱不敢述也謹記

重建城北樓移元武神像記

王用傑

凡興役不關民社雖大不書睠茲樓櫓廢於兵燹瓦礫不存矣五經殘破官此者視爲風濤苦海何暇議復余復建自順

治三年秋冬誠事而內肖元武神像非創也先是神位於城西北隅按神爲黃帝孫意昌之裔鼎成龍至去而上仙與黃帝事頗同司天下洞府之陰阜旗鬘輪斗劍以驅妖魅又按三式之書神司水主盜今以坎位移之乾方以水生金得旺相氣而南臨周道宜茲邑盜氣之不息也獨孤及曰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歸之於坎則位正而靈衛主宰不愆沴氣默奪矣余旣禦黃張魏賀等盜又誅王孫雷劉等盜其餘若周樊諸人猶可化誨者收其弓馬獻俘編伍痛定思痛乃念是樓也其木石工匠之費不越二三十金余自輸之督工者王家勤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而余竟以此致掛彈章今蒙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一

恩赦二載羈遲未去而劇寇復來擾城新令姚侯卽壘殲之萬姓頌侯之威德而又以爲移神正位之驗卽未可盡信乃其畚築之始未莊嚴之根因實城與民共賴之者余不敢訛敲其詞直書以告後之君子順治六年五月吉旦記

城西北樓創建天王神像記

王用傑

按唐史安西蕃叛朝廷憂之異僧不空建言于朝以爲可使天兵禦賊越數日安西報至塵戰時見毘沙門天王像羣賊惶懼解去悔罪因命有司建廟設像城西北隅澄故無此神余之肖像也以元武旣北而設也按內典神住西域瞿薩國與瞻部有緣獨揭勝幢鬘伽婁授修羅怒折蓮柄狂搜藕絲多聞爲方便救護之門立于西北非妄也且元武旣移之坎

位而神之威靈保衛見之彤管肖像祀之更非妄也方賊之殷也廟既搆像既飭而實于其中振漏鼓焉籌刻分明而窺城者之心遁矣余首捐俸若干金共守此城者若

各捐貲贊成後於六年三月中土寇復擾城賴今令姚侯卽其巢馘之人莫不曰侯之明威孔赫爲百姓禦災捍患而亦有以香楮禱神祝釐者則神人胥慶矣余自爲之記嘉姚侯也亦以見神道設教其方不遠云侯諱欽明字四表江甯人順治六年五月記

申除荒糧文

姚欽明

澄城縣爲豁荒徵熟寓撫字於催科蠲亡役存借招徠爲保障事炤得澄邑節罹寇兵疊值旱潦致令城內居民僅有六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二二

家總計人口未滿二十併使郊外閭閻強半殘垣敗壘野中地土竟多菜壤荒邱卑職受事方新事事掣肘查得田產之荒蕪起於地廣民稀斯民之流亡由於賦煩多盜招盜之故有四蓋本縣南薄同朝西交蒲白北與宜洛爲鄰凡二百餘里一百里外中隔龍山便屬隔府東與韓郃接壤僅四十餘里八十里之外東渡黃河便屬異省黃龍一山綿延東北凡數百餘里實爲逋逃藪不獨澄之瑩獨與諸縣無告之民錯趾蜂屯併延安之流離及晉地不戢之徒攘臂蟻聚此多盜之一故也各邑貧民懼荒糧之株累絕丁之嫁禍逃避催比一遇羣盜繫維入夥此多盜之二故也有羣盜流劫被擄難民無計逃回勢成騎虎者此多盜之三故也一人入盜累及

一家一家入盜累及一甲苟被讐人告發便奉明文炤提防兵鄉勇遂以獲賊爲功不問逃回之難民脅從之被擄均指爲賊乘機捕捉強詞答應則立膏鋒鐔俯首就擒則久淹囹圄以致難民不敢逃回鄰佑併驚逃竄此多盜之四故也拋荒之故有五戶敗丁絕無人佃作者此必然之拋荒也牛種莫措無力耕種者此不得已之拋荒也或兄弟故絕錢糧莫辦或從前流離舊逋未蠲思欲開墾恐添糧累此不得不然之拋荒也或繫累於強寇或轉徙於他鄉思歸故里以復生業恐索舊逋併提前案此無可奈何之拋荒也或兄弟被擄或親戚逃避承佃無人之產恐追原主之人此不敢承種之拋荒也嗟而疾苦哀此痼瘼匪但糧草不敷者恨產業之爲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四

累併有徭役無措者痛皮骨之僅存風鶴之聲唳旣日驚之塗炭之中胥役之追呼復時促之水火之際牧民者乏如傷如保之仁爲下者多益深益熱之嘆蕭條滿目淒楚傷心合無懇乞大開湯網洪沛堯仁體天地好生之德行

朝廷不忍之心俯准從前之荒地絕丁糧差盡行蠲免從前之脅從被擄罪責悉與宥寬雖被告發亦誘以自新之路卽奉炤提併開其悔過之門一切號件悉准註銷微但不辰之衆望樂境以歸來併使多暴之徒均洗心而向化微但本地之逋逃各安其業併使他鄉之流亡願耕於野則地方收有人之土而

國課獲有土之財矣地方幸甚斯民幸甚

花署記

姚欽明

余菰蘆中一散人耳分符於草創之初甫看除目已損道心
比至澂則兵火荒殘風塵之鞅掌羽書之紛拏轆轤轉已
成俗吏矣邑中二三長者及遠邇譽髦不以余之不肖時以
韻事相商高軒至止愧夏屋之渠渠也每思昔人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戴星出入芟棠屈晦初不聞以安居爲念而公明
入子春之坐仲舉下孺子之榻則又未嘗譏以爲非況邑治
西望龍山朝來致有爽氣南眺三峰呼吸可通帝座澂泉潏
潏俗慮浣也風洞噏噏塵襟豁也佛圖之鷗鳥可狎柏成之
腹臆皆清使身爲俗吏又有一段俗氣撲人米元章有知不
將以袍笏笑人哉若乃襄陽之山公習池寄傲揚州之何遜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五

東閣邀賓謝安石歷仕三朝不忘高山流水蘇子瞻隨築一
室必須種竹栽花人生貴自喻適志耳滾滾馬頭塵胡爲者
爰因廢蓮幕宅創建釣廈三楹爲門中有廳榜曰槐堂前有
軒顏曰花署後有舍目爲冰齋爲鹿菴爲澹軒碧梧蒼松乞
自名苑竹君石丈晤對不孤當此時事孔棘觸地掛礙退思
自補舍此無可委蛇地矣噫歎一垣之限耳而雅俗頓隔雲
壤焉無惑乎陶家彭澤獨寐寤於柴桑也後之觀者咎繇報
衙而後卧理斯齋當信余言之不誣矣順治六年桃月記事

姚侯重修文廟儒學記

蒲城

原毓宗

按春秋楚莊王滅陳經止書入轅徵舒也魯論記沐浴而朝
以告三桓討陳恒也

皇清義聲建旆六師張皇元兇喪魄逆黨潛逐以急鄰國之難千百代而下有

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作春秋而亂賊懼異世同符矣成賦中邦

正位華夏于茲六年當丁亥之冬杪爰

命江南姚侯來宰茲土朔望謁孔廟見兵燹之餘仰視椽桷俯眎堦墀野禽巢集廝牖蒼鼠竄穴古瓦垣隕委土塵積香案心竊傷之而巨寇負隅大將野宿心有餘而時力弗給焉戊子歲侯儲峙廡廩三屬橐鞬親履戎行執殳前驅直抵賊巢者再四抗命者馘頰首者赦獻俘書捷萑苻默驚蜂狐星散四郊塵淨百壘霾收農不離野商不易廛工不改肆士大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六

夫不擾官府侯乃于一之日哉生明聚子衿於鄉校而申之曰嚮有懷而不遂者版築甃砌孔廟講堂之事可以興矣閒亦有爲時詘舉盈之說者侯曰尊聖育賢定志辨分于是焉在七教行然後可守三至行然後可征將以消六庚之害氣措一邑於安和而已乃手出囊金畢力修舉以倡厥事邑之薦紳人士赴者雲從遂鳩工庀材儲糗糒財用板幹畚築土物量工命日不愆于素人奮餘力圃絜佳材掬一抔土翦一株木一心百身蜂還蟻聚榛莽則薙之瓦甍則萃之凡土工龍見誠事火見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斤斧圻墁再月而成殿廡臺觀星門複道啟聖先賢寓宇悉新講幄飯齋隨時具舉棨梁中豁飛甍四翥揮白墳而凝素麓頽壤而

醜顏虯龍躩踞嘲風睽暘外杠石橋池種篔簹梁峰聳翠洛水浮清而聖賢居無求安亦可陟降于斯矣聚生儒鼓篋負笈游息考刺亦可朝夕于斯矣是役也經始於寇去之月星紀之次落成於三陽之月媿訾之次其董督助輸者邑相周閏生邑尉黃如鐘皆昔之奚斯也書考夕省左右匠石讚頌其事者學博董可仲尙鴻圖皆昔之史克也魯侯臨止淮徐之功在泮獻馘矣嘗考修崇孔廟者代不乏人卽遠主入臨中國有遣祭闕里祀以大牢有修堯舜周孔之廟立石經于門有封孔子孫元措者而三秦勝事則有史所稱西平公融起學舍一事有司將問之高泰西人都見王景略開陳以魯僖修泮宮齊宣立稷下之事而猛且恍然任過尊崇孔聖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七

興隆文治秦之先事可以觀矣其子衿中俊辨文雅趨事勤幹者若張耀祖丁運開龐含朴杜汝棊路一麟張修敬等例得併書余末學無聞叨居鄰封侯于政治之暇抒誠勝舉一且而觀成焉欣逢厥美雖智不足以知大聖而心私竊慕姚侯之善政不辭譎陋而爲之記侯諱欽明字四表江南江甯人其沈雄果毅應變無窮士民歌舞之口碑在志傳中茲不贅暨輸將飯工之姓氏亦當記之碑陰順治六年歲次己丑蕤賓之月中浣吉日立

姚公生祠碑記

蒲城

常若柱

按生祠之建自漢宣時于定國始也于公決獄平允郡人爲之立生祠志深仁表誠服也顧天下凡事可強惟誠不可強

上匿情以馭下下懷智以自免欲求蒸黎愛戴如庚桑楚尸而祝之於畏壘之間是猶向冥山而問郢也易曰中孚利貞豚魚吉利涉大川夫當萃渙合離之時節而信之卽此是中孚之實自足成孚邦之化者乃何以必曰議獄緩死噫大亂初平網民實多非或駸而干憲則或雉而罹羅非卽鹿無虞而或以入林則鬼蜮含沙而或以作歌一不議而蔓連株引速民于獄君子觀圜扉而思仁規好生之心能自己乎是知于公之生斯民與民之祠于公皆誠之所動而不可強矣况大兵奇獄如今日之澄城者乎

皇清定鼎三年於茲矣弄兵之子猶未大靖黃龍山一帶有逋負者有肱篋者有鼓譟而揭竿者比來令長屢勦不服天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八

兵所至玉石俱慘順治四年姚邑侯以終軍壯志叨縈縣紱單車入境直抵黃龍諭其負固者以自新之路崩角羅拜如歸慈母侯悉宥之會蒲州兵至且勦羣不服者血刃俘馘而外搜牢攬摭將使波及之下無縱鱗焉且有乘機肆奸上飛變於大人所者緹騎面縛累累軍前斯時也滿漢語言殊異雖百口奚辭有百身莫贖已耳侯聞急至戲下一一爲之別白某也賊某也良某也疑故可赦某也刑故可矜或身已殲而家可宥或縲已釋而貲可給彼有男女而無財可贖則捐金以資之此有牛羊而無方得脫則給犒以易之大人卽不降心以相從乎而侯一以情理勸譯者再不從以朝廷利害竦動之又不從而長跽揮淚以哀懇之至有不信

者願以身服其辜大人無不感動首肯而保全流難可謂無所不用其誠矣而且申荒糧曰毋使吾民受賠累也崇學校曰庶克多士廣德心也終窶無以爲養者則曰于我乎穀蒙士無以爲婚者則曰于我乎聘恐吾民之騷驛也故防守不檄客兵而募土著恐吾民之驚迫也故催科不立新法而由舊章兵革不用而獄訟衰息囹圄空虛而室家和平是誰賜哉是誰賜哉願他日子孫高大其門以容駟馬則今日澄人之于侯真有如昔人之祝于公者馨香俎豆其誰曰不宜余不敏與侯有夙契聞之健羨又得澄士之請欣然蠲潔楮墨而爲之記曰玉步初改四海鼎沸若用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舍姚侯吾誰與歸侯以明弼而沈郎署定有夢賚之緣在非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九

久爰立作相拜颺

王之休命所謂中孚以利貞應乎天者居可知矣區區信及豚魚謂足張侯已乎侯諱欽明字四表江南江甯人順治五年且月吉日立石

藺莊河小橋記

路世美

澄無水利溝深而流淺也問有水害乎曰無之無水害何以橋爲褰裳濡軌以阻負販也藺莊河爲壑頭鎮東南往來津要鄉善士李世昌起而念之獨力成橋焉問記於余余因崇正七年破縣失家家於上流溯游從之見烏薪陶旒絡繹而東始不病涉也爲之咨嗟良久曰掾蟻藤橋是亦經綸耳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何不則李善士哉是

可記也嗣是荒歉頻仍有十三年之大旱一時人蹙蹙四方
余又赴銓燕臺四年縮組東陽二年幾乎宿諾至癸未甲申
乙酉之變又與善士有攜手之行相視而笑援筆記略踐前
言也人有興利如李善士者雖歷遷變不異心盟以見余之
獎成如此順治乙酉上巳日記

姚公申除荒糧記

路世美

國家經野則壤而制賦率有成額故歲有豐歉而額無損益
官有廉墨而課無增減輓近以來有司束於功令黔黎疲於
征繕繭絲者奏最績保障者居下考瑩瑩子遺不流亡則盜
賊

國家欲久安長治道何由哉吾澄延袤百里強半皆山谷也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十

土瘠賦重逋負疲累所從來矣隆萬以前時和年豐多有朝
邨蒲坂負耒而來者開菑佃種土著猶苦荒多天啟以後兵
歲頻仍闔寓凋耗雖神臯奧區尚嗟黃茂况瘠土窮鄉乎四
遠之民望澄以爲苦海始無復有承糧佃種者矣以故官此
土而得給由考滿者三百年來未可一二指數甚且有急征
激變憤惋傷生者覆車踵繼釀成盜媒而徵發期會又無甯
日一不應而鞭扑之鑽笮之地大不理頰尾難支其不挺而
走險何竣哉然又從而議緝捕議勦滅此如起厓羸者不以
粥糜調護其本源而以芑硝太黃劫之不惟不能已病且有
立斃已耳今澄厓羸極矣惜未有悉病根而指陳之者金陵
姚侯於順治四年來泣殘邑甫下車見城中滿目瓦礫闐無

人煙且四野蓬蒿于耜者舉趾無所泣對父老曰今天下兵
稷久矣不意澄民一至于此本剝而求木之茂源涸而求流
之長萬不能得於是虛心下問體悉焦思備述致盜情由與
夫拋荒之故慨然爲民請命痛哭流涕真如賈傳當年諸上
臺咸許其先識遠慮而四野呻吟之輩無不感激泣下者余
固知侯不爲繭絲矣因求昔人所以保障之實不過曰減戶
數而已蓋戶數減則國課實一夫應公家之征求餘夫營私
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
他人來不我恤也一遇國家有難竭力以衛上捐軀以拒敵
凡可以爲公家保障者何所不用其極焉我侯前此審編旣
減死亡戶數今又履畝申除荒蕪田糧此正所謂良醫治本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十一

之法賢侯保障之實也釋子民無窮之累收

國家捍艱之功庶幾哉于漢循良可比魯恭卓茂其人用志
貞珉以垂永賴萬民與有同心焉其他奇猷駿惠具詳德政
諸記中侯諱欽明字四表江南江甯人順治五年十月記

西湖書院序

路世美

余徵左通韓魏上接鄜延夾衆壑而邑戎馬之所出沒餉道
之所經由也以故二十餘年多受兵爭城遭殘毀者不可勝
計廬舍灰燼燕幾巢林邑人士問學之功所由荒矣泣茲士
者非困於督逋之艱則苦於供應之煩興起斯道之事概置
不講甚至代庖挾私申爲小縣以致學額減半抑鋒止銳誠
恨事也雲間吳父母惻然深念首集居民粗成縣治旋葺學

宮爲補啟聖之缺以至文貞文昌社伯諸祠凡關啟佑者翼然一新一日觀士子風謂其磊落英多綽有山川勁氣而進取寥寥其故何由邑人士具道始末奮然申請卽蒙秦學憲題復復爲中縣數十年鬱結之氣爲之一吐矣吳父母益愈鼓舞於西郭王官舊城圩凹隙地鑿池蓄水創爲西湖書院環岸築高臺七十餘丈盡搆長廊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西南隅高建魁樓文峰突起巍巍如也轉東爲堂顏曰居易卽吳父母橫經課藝所又東爲西新橋關鎖水勢一絲不漏落成之日歲在庚子文武同捷者某某若而人芝生於樹花寄於柏穀發兩歧者又數數告見風鑑之力迎祥下瑞其捷如此人曰景純博物誠哉其神乎公曰偶然耳吾所倦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十一

倦者尋微養氣之學北人或未深究得毋苦於藏修之無地
蠶鹽之不給耶於是召多士肄習書院資其館穀一時負牆
立雪者不啻什伯計昕夕講貫蓋駸駸乎大有進也向者塾
書襪氣劃焉殆盡鄰邑傾慕望而知爲吳父門人余意明道
興學於泮陂安定教授於蘇湖雖稱遐舉當不是過比之水
東先生余年兄叔則李子可謂知言矣豈直以徵水居右而
漫然易之哉

小西湖記

路世美

山水自然之奇匪於人間者莫富於秦唯其人士重心輻故
性情不甚生焉若西湖風月寄在澄湄久矣飄瞥宕夷無人
拾得意者蒼公有意不欲不以奇情奇致付與奇人此小西

湖之築所以待我吳父也或謂西湖未易輕擬如西子不可效贖譬若西子者不必問其姓名望而知其美焉亦在得其意而已秦中山水別有雄情山若以西湖之意遊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昔白公之咏西湖也曰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祇許駐三年東坡之咏西湖也曰我在錢塘百六日山中暫來不暖席夫三年百六日豈情之所鍾猶以爲近乎是知人有緣得與山水久要山水尤有緣始得與人盟契也我吳澄七年講習此土風物不啻風雨聯牀矣謂科名宜乎鬱起民物宜乎蕃阜而寥寥者非其人不傑也水勢淵停山形抱合只在一完缺間耳爰因西門外舊社伯祠旁有陂擴而充之且連東南兩郭阿育王塔魏文貞祠佛圖澄洞以至西河隋煬帝避暑遺宮其間琳宮梵宇一時分俸修葺要令風氣無一罅之漏而居其中者爲小西湖焉迤西門而下是可擬錢塘門者枕湖之首有社伯祠臺高丈餘衍神樓三層鼎立其前如假木山然其東清西竇鼉鼓鯨鐘隱隱出古柏蒼鬱中則西湖之昭慶寺也湖闊頃畝四岸高一雉砌以甃石初入者爲橋覆以趵廈繞砌一雉者長廊四十餘間貫以扶欄臺下池亦石甃之於紅桃綠柳間又匝朱檻如上長之數由北而西西南起魁皇閣閣上窗櫺應以星文從牖中北望黃龍南瞻華嶽祖龍長城可俯而瞰也一轉而東大開西湖書院院中碧梧風篁與湖中垂楊爭綠取古碑新刻度於其間招集士子讀書吟古聲振林臯遊艇評

章杖履者皆于是乎詫有臨安也落成之日天荒已破有年斯書識者以爲君慈母轉移風氣一指顧間耳吳父之不爲遊觀計也明矣吾民之奇吳父也先憂後樂得古人之意願勒于石倩名手池陽馬子呈圖吾兒一麟同事黃爲四片並置書院壁間爲可久也創于順治十七年四月竣于十一月朔日

澄園秋意圖記

路世美

先嚴致政家居澄園秋意圖畫于三十年之前蓋做李成畫營邱山居之意而作也憶自從祖容菴公爲雅州刺史宦遊六詔以至雲中上谷嵩河二東之間雲夢瀟湘之地日事筆墨隨地寫貌年至八十諸家之長悉備交遊贈答盈箱負簞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十四

雖刻有顧氏畫譜悅生近語元亭筆意不意爲兵燹毀盡不肖薄宦未成欲重尋棗梨而力未逮也雲間吳父母旣創西湖石刻意欲搜求本地名跡以成雅尚乃畫所修築諸境至于普濟寺而止適得先嚴園境正接普濟寺而下者則澗水之勝可概觀也因思吾澗數百年未聚之風脈惟公是舉吾家數十年未繼之志事惟公是賴車鐸發響池鐵喬飛良不偶也賞鑑家必有嘆其奇者吾子若孫其存之

序唐魏文貞公北徵家譜記

路世美

按北徵唐太宗賜鄭國文貞公魏徵莊田也其子孫世居焉今太賢里有魏公墓南北鄉頗多魏姓苗裔以邑乘考之且世有聞人吳邑侯展公祠宇詢其後嗣皆言自洪治初縣丞

竊譜一事默然久之一日思公祠址寬闊必有遺碣因而修築繚垣掘土求之果得鄭公七尺大碑深以爲奇及洗閱全文乃唐縣令鄭楚相德政非公事也雖然楚相爲昌黎好友碑文又出聖諭學士陳京所撰而書之者名卿鄭雲達也躅芳文粹筆精氣邁斯亦足寶矣且求一鄭而得兩鄭不亦奇異矣哉侯卽分俸砌龕拌合而豎之又爲補其斷文別刻於石再鐫全帙以俟割補焉然而文貞世系不見明文終屬憾事曷云垂鑑也於是攷集遺書續厥家譜又勒貞珉於公之墀左與唐碑巋然相望文貞苗裔自是與血食不斷矣是在順治十七年之三月也余維車鐸發響池隄奮飛理固有之而續譜以存先臣之祠垂世以昭大賢之祚其用心良厚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十五

矣事關文獻是烏得以無記吳侯諱定字澹菴江南雲間人

姚侯重修魏鄭公祠碑

權時昌

自鄜延肇亂徵衞被兵鬱攸之菑不知其幾民無所止神無所棲行人心惻也今

上宅夏四年簡賢與能出宰百里金陵姚侯剖有澄竹首問疾苦次秩羣祀謂邑人士曰古者地平天成主祭與治事並舉今時純熙欲求百姓之安莫先百神之享矣邑人士曰我民誰實無心第不克保聚矧克妥侑侯曰亦正不煩百姓者遂捐廉金遍葺羣祠有創建有重修有增補有擴充有丹髹而金碧曾不半禩郭郭內外翼翼如晃晃如也一日過魏鄭公祠見震風凌雨浥拂袞冕問諸生曰此非曲城文貞公乎

何乃祠於此諸生以掌故對謂因食采且長子孫焉侯乃作而曰吾平生儀式魏公久矣不謂亦旣覲止也公以不諱勸隱太子事見重太宗特器其直故自十思十漸而外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至謂不可一日不在左右明良相得益彰誠不世之遇哉公不展盡底蘊何俟者一言而勝十萬之師片語而輟南山之幸諷喻冊立止諫封禪大略進之仁義欲致君於堯舜也史臣贊爲三代遺直詎止拜金甕佩刀之賜已哉而吾尤取公者在加意百姓云當太宗之初也謂大亂之後誘民匪易公曰有仁義在封德彝力持其非夫由公之言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由德彝之言則法律者拂天下之性者也太宗從此而不從彼行之四年遂致太平所謂

斗米三錢行千里不持寸兵夜戶不閉路不拾遺貞觀之化振古有光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凡爲民者不當如是哉余不肖忝有民社之責敢不以公自矢覩茲廟貌且就傾敗則吾將安放昔太宗見公宅無堂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其歿也自撰其碑而書其石鑑亡之痛圖在凌煙矣余不肖敢愛餘力顧處張公綱艾公元老後哉多士其襄成之於時選材諏日鳩工興事榱桷飭而抱蜀與有其地矣諸生請記侯美記曰工役之興有時義存焉務侈而豐不急是重病民與公是易於興作不可也姚侯之出此也因其舊而新是圖藉其贏而縮是補不謂時以舉事乎新功旣集前美益彰是庇是甯居者術術不謂仁以貽遠乎陟降左右吏治靜嘉追躅步

武王事乃集不謂知以成務乎雖然猶未盡也立志以文貞自期待不措天下於貞觀之化致吾君於堯舜之主未快也彼枝美燭善又安以盡侯之深遠乎侯諱欽明字四表江南江甯人順治五年五月記

補刻唐縣令鄭公德政碑跋

吳定

不惠筮仕鄆城卽披輿圖知此中故多君子而表表名臣如文貞實與有家焉心向往之比入關北望壺梯雲門之勝與二華相頡頏西拱長安南臨馮翊浮渭縈洛地勢雄桀誠偉觀也壺梯雲門之麓卽古元里王官遺蹟有良輔太賢二里相賢一村卽魏公子驀家也邑南郊尙有公祠春秋二時奉故祭之袍笏嚴毅想見當年滌視其碑 年 物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十七

石刻莫富於秦豈元功采地獨無所記載乎旣閱邑乘知碑興廢之由 以苦募榻而瘞土窟如杜牧記開秘書鄭衛尉等碑無惑乎不可 識矣不惠腕歎移時急爲其可及爲者儻役修築置田十畝又丐邑紳路繩烈序其譜 而終以不見碑銘寢食以之一日督役掘墀中得碑一通羈然以喜進而眡之則唐縣令鄭公德政碑也夫鄭公非文貞公也而碑在公祠攷其左右更無令之祠基或者賢令與賢相兩美必合而姓又適 昔人取以相配尙有意乎然而不可知也第不惠思古蹟也 文貞公也而又得

不沒鄭公斯以奇矣且考鄭子敖諱昌

復唐

儒臣也鄭司馬唐名筆也奉詔立石非宦途惡套也一旦出

土天其或 不欲泯滅也哉而不惠亦竊有幸矣獨是石片斷頽岸崩雲之勢不可多得對 未免悵惘雖購求良匠裘集圭合而甃以瓴甃庶幾可以存古乎恐後人猶 不覩全文爲恨非春秋善善之長也因重刻小碑並附補字 十枚以成完碑焉順治十六年八月朔日跋

水東書院述

吳 定

余之承乏茲土也適當八印署覆餗之後整十餘年蠱壞之局皇皇乎思其不免矣雖有性情奚自而生焉況所對者鶉衣鵠形之衆每每輒嘆無家紳衿之惠然者又率寓於旗亭吁嗟乎不承權輿也所以署壁穿風踈梁迎月雖甚不堪棲止甯甘類窮岩老衲斷不以家累自從者懍戒夫輕動土木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十八

犯露臺破產之說蓋苟可以得已之事不忍不爲殘黎謀休息也而有關民社之事分有不容因陋就簡者又不敢不勉爲修舉焉如宣師殿啟聖祠及樓櫓諸所以次告竣至城隍廟設於關西者又爲鎮振風水之要樓觀浥損且以藥王藥聖襟坐其間恐非社伯所安余爲告遷別室兩廡配祀四十里社神廟前舊池舊岡久成平陸識者以爲沙飛水走不利於士民輿經弗許以余忝在司土又何敢漫然不顧耶復爲壅其前岡四十餘丈湖乃自深砌以石梁通徑水聚于湖矣臺覆以廈爲護臺也隄植以木爲壅隄也建魁閣居文昌之巽者爲啟秀也構居易堂於離明之地者爲課藝也陂塘廓落橫亘四郊青蓮綠柳點綴極勝客有或以小西湖擬之者

余曰西湖之勝豈易至哉客曰西湖之名盛于山水環鎖六橋泛湖者仰山之秀望峰者羨水之瀾耳此間雖無靈鷲飛來巨石東有精進浮圖之巖律文貞祠廟之蒼鬱西有王官之址雉堞參差層樓倒影文昌之祠古柏槎蘖雜樹菁葱南有佛圖澄洞壑之清幽北有登高峰煙巒之秀麗而且隋泉瀑布馮翊雄關普濟削壁準提急湍鷗鷺之所泳翔松篁之所叢集又何常不抱流於中也况蕭寺蘭若綽有上下天竺之趣乎

先生無以百五十步之義笑余耶余意實以包固文瀾啟翼頽風爲切耳故代罪七載凡興作土木者三總非迫而後起不得已而應未敢謀已晏息而對穿風斗室也前後計費若干縑皆捐薄俸未常以一木一石問諸士

民卽供作之役亦不用徵發之擾一以隸役輩爲之其不忍苦我民而甘吾士者可以質神明而無愧也第恐後人視以爲遊樂之地而不知爲靜息之所非余惓惓修築之初意矣爰立齋規卽以頂貢生爲齋首取英妙生孺資其朝夕肄業其中卽較藝之佳者付之劊劊求實用也再倩名手邑人路一麟池陽馬呈圖繪圖于石誌不朽也其相與以有成者陳倉張蔭昌榮澤李昌蔭咸甯路大廷山陰戚學詩也董役者耆老楊春吉白坤王家積王之連趙從周王登常也司百工之井爨者道官張德宗之祖孫也若夫士之蹶焉自奮而制科入錄者姚肅規姬國光杜長青庭對者有路一鰲和鳴鶴李揚素丁運開王均衡食餼者路畿路前睦霍李天棟說者

以爲風氣之應捷如影響理或有之余則不敢自信焉匱谷叔則兩先生又以小西湖之義歸美于余余又重有愧焉矣後之君子其亦鑒余迫而後起不得已而應原非有惡逸好勞而竊市譽沽名之心也夫庚子長至前三日雲間吳定述于水東書院

鐫路一元先生山水圖跋

吳定

筆墨樂事也非胸無俗物者不能與之會理非膺含智珠者不能與之研精故研精須由慧解而入理不廢師承此小李得大李之神元暉悟元章之妙也祖述益工遐舉尤到于簿書之暇蒐求古蹟今乃得之一元先生其馳譽丹青自容菴先生前人之述畧備惜其屢經兵燹家刻殆盡以余性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二十一

耽蒐奇且倩其孫曾畫西湖書院圖刻知先生稔何忍沒也檢得山水一幅贈言數首並刻于石以見名筆之不易云

水東書院跋

附行

韓城

衛蔭嘉

水東書院在澂之城西郭外江右吳邑侯之創建也侯爲海內名儒託跡江右承上簡來令是邑子惠窮惇招集流散不逾年而戶口充如隆萬之數侯曰庶曷謀所以富之躬親勸課樹藝菽麻不逾年而比櫛崇墉里乏雁噉之苦侯曰富曷謀所以教之于是筮吉選地捐俸庀工宏開講學書院一所以其在水之東故以水東名焉澂人雅彥無幼長咸習業以來其處卽附封各郡縣好學君子慕侯教澤不遠數百里而來龍門之登不必累世通家一肯得修行成之士駢集其都

偉哉院之能得人也議者以爲院傍水水能澤物而東又爲
奎壁之躔故聚士爾爾申重思之是耶非耶且坎之大象君
子以常教澤習德行取法在此而道實不存虛此然院之外
綠柳織金川流洩玉人之履是院者足以生其組績綺錦滌
洄光美之心又螻鳴霜隕木落崖枯人之履是院者足以生
其刈芟浮蔓慎固寶藏之心道雖不專於此而亦不可沒此
之功也余鄙處龍門侯嘗以代篆治吾邑甫數月而邑人懷
之如生父母恩余故知侯之治澍教澍有大異耳澍人諺侯
云侯出南郊禾黍天天侯出西郊士林喬喬此言雖朴可觀
侯德余無能爲侯之懿蹟光第侯以單父之治續美西河敢
撮其勝以與侯期並與侯所莅之澍人期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二十一

行曰水東書院教澤長近比濂洛遠洽陽炳炳人文起一方
誰復不感在循良惟勿翦伐視甘棠百千萬禩底周行有斐
君子兮終不可忘

姚公循良善政記

杜 房

古徵叢爾邑也秦郡譚凋疲者必首屈指焉嘻城復于隍田
有荒草賦繁民逋文黯武弛幾不可爲矣揆厥所繇前此守
土者率皆以了當目前爲賢經畫調劑置之不講故爾丁亥
大呂月四表姚老父母知敝邑甫下車卽與二三父老商確
時事有病民者一切革去苟可以加惠元元者罔不次第舉
行其大者若招流移以復故業清兼并以祛侵漁懲宿蠹以
恤民脂修縣志以釐曠典章章著矣而且葺巖宮開水道風

氣萃也賑儒寒復月考禮樂興也保甲申而鄉約飭嘯聚以息械具備而較藝時神威以震強變克而讞決明覆盆以啟鴻功駿烈更僕難數實心實政居可知矣古者期年服政三年然後政成今茲未兩禩詢厥民曰膏雨可樂也詢厥士曰莪樸大行也詢厥行路曰百有餘年全活我撫摩我所未有也故當道移檄旌之者旁午想

聖天子大計吏時已識公名書御屏矣夫上下交孚華實並茂偉哉公績龔黃而下奚讓焉邑人士沐公深仁厚澤慮不能久借於澄有爲公圖像俎豆者有爲公建祠尸祝者又有爲公醵金勒石者篤誠懇至真若嬰兒子戀慈母房不覺喟然嘆曰孔子百代大聖也子產亦春秋良吏也且得民難如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二十一

彼然者公營何術乃獲此哉蓋公江南豪士關西循牧其宅心也嗷若白日其裊躬也矚如冰壺故其見諸政事家視國子視民才與誠合而悃悞智辨兼擅其美乃能致荒城生春丸邑覃化萬瘡頓起百務改觀也是宜澄之民瞻依公怙冒公竊竊焉爭配享名宦之間公眞古之吏民爲古之民哉時余叨訓隴右客自東來皆一口頌公治行爲三秦第一房被公愛渥知公又深故記其善政如此雖然房非私阿公也蓋美則愛愛則傳矣順治六年正月吉日記

普濟寺豁免詭糧感德碑記

杜房

間嘗讀輿志覽昔賢行遊之跡皆炳烺竹冊惟晉時西域神僧佛圖澄飛錫所屆無地蔑有揆厥所始實駐居邑文昌廟

右雙環控耳一瓢掛臂因縣曰澄爰定爲名夫澄師在邑厭
市塵之翳六根俗緣之淆一眞擇徙於西三里澗鑿洞容膝
揖月諷偈繩牀離石磴嶙峋且環洞而聳峙者峻壁合翠
前洞而潺湲者寒潭瀉碧清幽之狀人世罕有河濱溶溶一
泉師每暮歸京兆左開脇孔傾腸滌垢遠眺一燭膩星
浮水掬而飲之味旨蘭羹居嘗廣洒甘露滋潤嘉禾普濟衆
生飄飄乎師之在世猶雲之在天蹤無定也厥后人慕道澤
拓址興堵大殿長廊次第告成塑像加彩晨夕焚禮宋大觀
間馮翊守遣迎泉水瑞雪應祈上奏御聞賜眞顯法師之號
敕普濟寺之名闍黎去來不能朽腹以居有檀越白玉孫秀
各輸地畝共糧七斗爲住持齋鉢之資不意糧日以浮地日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二十二

以荒寺日以傾福地等諸苦海良可歎也客歲旱魃爲虐田
苗漸槁我仁賢吳侯虔心齋沐率邑人士步禱洗腸泉頃爾
陰雲布野甘霖大降非師之靈不獲此尤非侯之誠克感靈
不獲此翼日登梵宇謝雨認師見其殿宮凋殘燈寂寞鵲
巢雲閣蛛羅寶串侯目擊心傷下詢土人咸以詭糧前侯
曰地有定畝糧有成額則壤修賦古制未湮矧遺碑昭若日
星庸可詭哉命除浮糧惟存實數安集苾芻寂廣計月以米
復捐俸貲修葺祇園之壞聖繪珠像之缺自此鐘磬鳴而空
谷奮響幢幡懸而幽林爍光神庥覃敷實嘉賴之僧廣合掌
問余文余宦途方息譴陋何詞就侯之實德實政言其大略
免租寬賦不第及人且能及神不第格神以佑人且能俾人

尊已以爲神僧民等澤 布金報 獻珠爲侯建生祠於海
波堂右食靜舍之香花與佛日同輝騷人墨客於斯題咏子
衿秀士於斯肄業觀侯像思侯愛誦聖父者誦聖岸之登歌
慈母者歌慈航之渡謂爲召父棠也可謂爲羊公碑也可
哉斯舉山高水長之德百禩不沒矣侯諱定字永生別號淡
庵起家辛巳

廷試貢士江南松江府上海縣人泣澄二載中學復額塾黨
之小子有造 諭示勸里巷之愚氓樂輸眞所謂白曰傳燈
石點頭鷺無翼者也如重修至聖廟之巖廡創砌城隍廟之
穿廊當另有記順治十三年丙申

水東書院記

朝邑 李楷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二十四

書院之目見於宋吾秦會城惟魯齋稱三原有二皆王端毅
之所爲也鄆有明道之蹟鄙有橫渠之址徵故無之今邑侯
江南吳公始創爲之其地在城西門外負坎而抱離其堂四
楹其周遭之屋若干楹又西南隅爲魁樓其中隙地可以鑿
池引水種植芙蕖或以小西湖目之或以西河名書院予謂
西河嫌於邵陽間又承公命作書院記思易名曰水東以在
水之東與猷州相似故作書以復於公曰青烏形家之言愚
之所未知也水瀦而爲澤則氣聚而鍾之故鑿池者未種魚
而魚生築邱者未種草而草生此其說吾嘗譬之於都邑百
工有肆故財貨通庶士有學故詩書興地靈之聚理亦宜然
侯之爲書院也將以教激之人士豈其侷佛西湖如穎之於

錢塘哉種蓮如茂叔則水爲濂溪教士如魯僖則水爲泮水
鷺湖白鹿尚不得專美於前孰謂洗腸之泉不可易爲洗心
之地哉若侯吳之望也請以君家之已事言之草廬先生於
宋儒之後振舉絕學發明經旨纂修曲臺綜會三禮身任重
寄於道統絕續之關當是時劉靜修許魯齋之外廉孟子能
抗言儒亦有戒草廬先生以臨川之英爲光吾道偉哉一時
之盛也魯鼓薛鼓玉藻深衣雖未可以驟復而存其意以教
之則一代之近常有千百代不易之規制甚矣草廬之學不
可不亟講也君侯於草廬爲同姓所值之時會略同獨謂書
院魁樓爲形家之所宜予竊考之秦之分野至於井鬼天官
書又以爲秦亦占魁魁北斗天之尙書也今日之澄故秦之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二十五

一邑也爲權爲衡亦於焉在君侯其望多士爲科名乎其望
之爲聖賢乎君侯其爲澄人言之於是吳公聞河濱之言以
諗於衆曰臨川視我我弗敢承推水東之意以竊附於西河
澂人其勉之哉遂刻以爲記吳侯諱定字澹菴江南松江府
上海縣人

古徵三瑞記

李楷

雲間澹菴吳公治澄城之庚子城隍廟柏生華槐生芝郊外
穀多雙穗或曰此三瑞也公辭曰此何以爲瑞其土曰禮運
有之劉向氏五行志又鑿鑿紀之馬端臨祥異考不具非也
其民曰父老有言草木暢茂五穀登成豐年之兆也公再辭
曰此何足以爲瑞士民僉曰天人影響也民天礼物疵癘則

鬼神怨恫土不煩則木榮農不困則穀升非公不能享此矣
公固辭曰予何敢以爲瑞縱有之長上之教也土民之休也
朝廷之福也予治澄奉職無狀田未盡其利民未盡其力大
事在祀亦未盡其饗其敢以偶然之物產覲顏以爲瑞或以
語河濱李子李子曰古觀政者事神泣下二者其大端也邑
有令以主明必有神以治幽伊耆氏之墉壑于漢始祀陰兵
相助之秦臣前代或號以伯爵寵以顯佑或仍其城隍之伯
其謂之士主者如涇縣之桓彝丹徒之紀信不一而足故城
隍者眎社稷令之所相資以爲理也令以安民民以安土土
荒于游惰民迷于逐末故耒耜固于甲兵黍稷貴于金玉襪
襍榮于組繡場圃壽于河山今之賢者祭先嗇不如履南畝

恤惇獨不如養高年中原之報青苗月邦之紀穀精罔不于
田穀三致意焉澄古澍也魏鄭公之采邑存焉吳公嗣而繼
之和氣翔洽其瑞於廟也神格矣其瑞於埜也民乂矣公之
謙言非瑞也田未盡其利是乃所以異於李悝也民未盡其
力是乃所以異于周宣也祀未盡其饗是乃所以異於武仲
也悝任地宣料民武黷祀公之不敢以爲瑞者其瑞大矣若
夫以柏伯松公槐卿棘寺爲穿鑿之諛抑亦以嘉禾名地穗
書爲文引雙歧之舊事宜乎吳公之辭而不居也或人乃大
喜而相告曰如是之說今乃從河濱聞之其謂公爲延陵之
裔五茸之俊曷如謂公爲鄭公之儔歟請以河濱之文勒於
五泉先生之後公諱定澹菴其別號也順治十年任五泉先

生朝邑韓公邦靖明進士以能文著澄紳爲某某順治十七年立

明僉憲孫公配張安人墓志銘

韓城 衛先範

余家龍門去澄邑百餘里遙澄邑人僉憲孫公諱士髦字文俊號瞻園一號弼明余鄉會同年友也情誼最厚知履歷頗悉一日其猶子錫持狀來求志不敢以不文辭卽按狀佐末議以述梗概公世居澄邑要顯村族牒遠不可考明初來居澄爲始祖大公諱太厯七世而祖諱萬醇朴多陰德子二次諱繼正號東源敕贈承德郎戶部福建司主事卽公父也好義樂施雅敬文士士林重之娶張繼惠繼樊俱贈太安人子三公其次也與兄士良同出安人惠幼失恃安人樊撫之成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二十七

人公生而穎觸目成誦受業從兄諱士鸞甚器之年十三應童子試邑宰巽山史公首拔之登萬厯乙卯賢書己未禮闈見售以養親歸家遭盜劫身被重創日惟讀書奉親痛絕請託壬戌對策大廷賜進士授戶部主事會璫焰薰灼公差與魏黨伍飄然長往邑諸生白堯典路世美以公事黜公寃之力爲昭雪皆復元後路中癸酉舉人白丙子貢生弟士毅少而才樊太安人出也贈公鍾愛之早逝贈公痛傷成疾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年餘竟不起公哀毀骨立泣血三年每值忌辰素服躬祭哀戚竟日與兄同爨家事一聽經理待猶子如已出戊辰以業師從兄勸仕始出遇覃恩敕封承德郎戶部福建司主事上榮先人奉差浙江己巳差大通橋行至武

清寇逼城公悉心料理武清保安庚午董密雲糧儲革從前
陋規餉不入官發不稽時節省數萬不私一錢悉還戶部司
農上其事遂奉有紀錄優敘風勵九邊之旨辛未轉密雲兵
備拮据守城鼓勵將士人人奮激密雲遂爲重鎮總督張公
鳳翼語部下曰眞聖賢出矣西協可保無事內璫鄧希詔忌
公忠直捏誣疏參奉嚴旨下法司提問司農畢保奏副都王
力救後任兵備王含一查復願以身保且云孫某介操孤忠
檀城有口碑本道極力吹求而終不能懸坐俱不蒙報可而
公竟被遣矣歸家環堵蕭條處之宴如角巾布袍與二三知
已徘徊山水間詩酒話心足跡不入城市甲戌歲饑庚辰歲
大饑首倡賑濟宗族賴以全活丙子長兄棄世哀慟殯葬盡

澄城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四

一二十八

心盡禮丁丑丁燮大安人艱毀瘠痛傷一如生母隱居九轉
山下耕讀課徒自甘淡泊無何逆闖猖獗拷劫縉紳公呼猶
子錫曰事君事親吾事已矣但無子兄之子猶子也我去當
以汝子志溥嗣我有死而已決不作賊官言訖灑淚而別時
癸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至西安同予患難幽別處挫折百
端終不少屈其丹心義氣一發之詩章有嘯歌篇以見志焉
猶子錫請以身代公止之曰我事我當何累若爲速歸無亂
我意賊忌諸紳欲剪除殆盡令袁賊挾營渡河次蒲寄書並
詩別家每以子卿文山自期許志不終屈聞至洪芝驛遇害
甲申八月初七日也繼配張安人聞耗不食欲死錫跪勸以
叔父有撫養嗣孫遺囑安人解悟強食錫議覓骸歸葬安人

力阻之曰尋屍不得其眞反傷我心如欲招魂待我死同葬
未晚公生于萬曆癸巳八月初七日戌時年五十有一初娶
張氏贈安人生于萬曆丁酉四月二十一日午時終于萬曆
丙辰五月二十六日未時年一十有九繼娶張氏封安人生
于萬曆癸卯八月二十八日寅時終于己亥年正月十一日
辰時年五十有七女一適邑庠生韓緒武給諫韓公第四子
也先安人卒此僉憲孫公顛末梗概也謹述以志不朽銘曰
貞堅金石忠貫天日氣塞兩間百折不屈子卿與儔文山爲
侶嘉耦重重可方姜女

